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三十二回 全節義二女逃命 說冤情眾人議論

話說慶喜找出從前所戴的帽子戴在頭上，看看天色不早，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們走罷，若再耽擱，到了夜深，不但路上無人便行走，還怕他們睡醒了，聽見響動，起來查問，那時怎麼好走？」瑤雲聽見這話，兩眼的眼淚又直流下來，說道：「我今一十八歲，從未出過大門。今日為我哥哥逼我，我要受得一番苦楚了。不知後來可被人曉得。我雖是要保重我的身子，也是順我爹爹的主意。古人云：從一而終，現在出來，知道的說我是個大義的人，不知道的，不知說我什麼話來呢，教我拋離父母，遠奔他鄉，也還不曉得救得出華家的命來不。」想到傷心之處，兩隻眼睛就如死的一般，定了光了，站在房門口，要走又捨不得走，要不得能夠。慶喜在旁著急道：「小姐，事已如此，還有什麼猶豫不決？現在尚未出門就是這個樣子，後來路上遇有艱難，怎樣說法？」瑤雲被他催得沒法，只得望著前面哭道：「不怪女兒心恨，遠離父母，只因哥哥逼我太甚。今生不能報答養育之恩，只好來世再為母女罷。」說著望前面磕了兩個頭，又拜了幾拜，隨後又望空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菩薩有靈，保佑華家婆婆精神康健。到得京中，得了門路，早回此地伏伺他老人家餘年。」禱祝已畢，站起身來，慶喜道：「你可大著膽子，不要害怕，讓我先把腰門輕輕開下。」然後再把後門開了下來，兩人出了後門。

只聽街上已交三鼓，路上走路的人業已稀少，漸漸已要淨街。瑤雲又是個小腳，雖然穿上靴子，卻是用棉花塞住的，走一步，哭一步，好容易走過了大街，那知匆匆的忘卻了帶個燈籠。先前在街上還不在意，此刻到了背巷，又是生路，可憐瑤雲只是要哭，慶喜只得慢慢的挽扶他走。走到城門的時節，已是關得鐵桶相似。瑤雲格外著急，道：「城門現在已閉，今日一夜如何是好？設若因不得出城，明日大早家裡叫人迫了出來，偏偏路窄，被他尋至，那時豈不羞死了人？」慶喜道：「小姐，你莫要這等著急，我現在已被你弄亂了，你看前面不是有個客寓的招牌，讓我前去問他一問，看他還是住人不住人。但是一件，你千萬不可開口，我們兩人裝著過路的是了。」瑤雲答應，跟他到了客寓門首。慶喜走進裡面，問道：「你們這裡可有單房麼？」店小二聽有客人，前來說到：「有有，客官行李在那裡？好說明了，請進來坐，讓我前去發行李。」

瑤雲見小二問有行李，心下著急了，怎麼是好，眼見得要露馬腳了，我們是個逃奔出來的人，那裡有這些東西？只見慶喜連忙回道：「不瞞你小二哥說，我們少爺是初經此地，今日午後才到的，馬頭船尚泊在城外，因進城探親，耽擱遲了，不料城門已關，若再回到親戚家去，又怕牽留，明早不得動身，所以沒有行李。今齊在你寓內找個單房歇宿一夜，所有房錢被褥應給若干，明早一同照算是了。」小二聽他如此說法，趕忙應道：「既是這樣說法，就請裡面坐下，這裡有現成乾淨被褥。」說著領了他們二人到了單房裡面。送上兩碗茶來，隨即就取了兩牀被褥，將牀鋪攤掃，一會就代他們鋪好了。復行又送上兩把夜壺，說道：「客官夜裡小解，就可順便些了，免得要到天井，恐怕受涼。」瑤雲道：「承你照應。但是有公桶，可拿一個來，恐其夜間我們大解。」小二答應著，也就走到外面，取了一個公桶前來。慶喜等他出去，隨把房門關好，低低的向瑤雲說道：「小二這人送尿壺與我們，你想想叫我們怎樣用法。虧你及時靈便，叫取個公桶來。」瑤雲此時已是滿肚愁腸，現在進了客寓心才放下二分，那裡還有心說這種趣話，遂望慶喜罵道：「總是你這死丫頭想的瞎孔，不做人做鬼，以後天天都要做鬼事了。現今他既送來，還說什麼頑話？也不知道害羞不害羞。」說著兩人就打開被褥，和衣而睡。

豈知兩人心中俱是有事，那裡還能安然睡去？只聽外面轉了三更，又打四更，霎時間又是五更，離天亮已是不遠。瑤雲想想自己，又想想家中，復又想想華家，真是千頭萬緒聚在一起，兩隻眼睛不住的流淚。慶喜見他這樣，急忙上前說道：「莫要哭，莫要哭，隨後日期長呢，此刻把兩隻眼睛哭腫了起來，明日早上怎樣走法？我還有句話要與你說，明日一早起來，你只好靜坐在裡面，等我出去把船找好了，然後再用轎子前來接你，我們方是做主僕的模樣。」慶喜說這些話，明知有點鎖碎，卻也因瑤雲在此流淚，故意兒來替他解解悶。

那知正說之間，只聽間壁房有人喊道：「李五哥哥呀，你曉得今日外面有一件奇事麼？」說著就有一人答道：「你為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？」那人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現在人心難問了。俗說有錢能使鬼推磨，無論做官做府的，也不曉得代人申冤理事，只知錢是好的，有錢各事才能如意。現在我們這縣太爺做的事，你可曉得麼？他把華家弟兄硬說是個強盜收在獄中，先前我們以為他糊塗，不過是聽斷不明，那知今日才曉得，仍是為的前任夏老爺女兒的事情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又來了，夏老爺的女兒又與他什麼相干？」這人道：「你聽我說，夏老爺的女兒本來把與華兆琨，後來華家窮了，夏老爺的兒子夏均祥又有點嫌貧愛富，看葉開泰那樣豪富，因此就叫王活嘴替他做媒，把妹子配與他，又允他一千銀子。葉開泰知道夏小姐十分美貌，心中已是想他，又怕華家這頭不斷，後來有害，故爾請洪大爺做出這毒事來。據說送洪大爺五千銀子，你看可是錢能通神，聞得明日已是吉期，可憐華家兄弟仍在獄中，他們這裡倒成了夫婦了。」旁邊又有一人說道：「難道華家就沒有人麼？現在京城裡有個九門提督。叫做什麼賽龍圖的包清義。這人專代民間分理曲直，何不前去喊他一狀，請他奏知皇上，把這狗官革職充軍，豈不可伸這冤枉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倒說得輕巧，這是多遠，華家若有錢進京。倒不受這氣了。」兩人正說得高興，又一人道：「你們睡罷，不要論東說西的，防著有人聽見。」說著眾人已不開口。

瑤雲在間壁聽見，猶如刀絞一般，望著慶喜道：「你聽聽，我若是與我哥哥一樣行為，更不知被人說出多少話來。現在京中既有這一位清官，我們一定投他去是了。」

慶喜遂點頭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兩人閉了眼睛，定定神罷。」不多一會功夫，已聽見雞叫，主僕兩人爬將起來，先解了手，把靴子脫去，重行把小腳放開裹好了，然後復又穿上。耽擱一會，外面已有人起來。慶喜招呼瑤雲在房內坐定，自己先出了房門，向小二道：「我們少爺還未睡醒，你不要驚動他，我出城去找我們那只船去，立刻就回來的。」小二應諾。此地幸而路熟，忙忙的走出了城門。原來大同府西門城外，卻是水路的碼頭，河邊底下來往無限船隻。慶喜到了前面，看見一隻三官艙的平船靠在河下，忙去問道：「這船有人麼？」裡面聽見有人僱船，連忙應答。只見走出一位老翁道：「我們由潞河到黃河裝卸的，你這客人要到那裡？」慶喜道：「我要進京。」船家道：「不對，進京要由洛水向東，然後起旱。我們這船是由大同到黃河卸載的，去雖可去，卻是多走多少路程。過了黃河，還是要起旱，方得進京。你們若是著急，這船是不能坐的。」

慶喜心下一想，這人倒還老實，若是家內曉得，著人追趕，必是望前趕去，不如多耽擱幾日，跟他這船走倒還穩當。想著就與船家說道：「我們本不著急，黃河那裡我們也有個親戚，你能讓我們搭載，也可順便去走走。但是船價與飯食兩人共要若干，說明了免得後來爭論。」

船家把他一看，知道是未曾出過門的人，而又不知路程，說道：「一共二百銀子。」慶喜聽了這話，心下想道：人前聽說進京要走一兩個月，現在又遠路走，也還不多，隨向船家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就與你二百銀子，不許再搭別人了。」船家見了這樣好客，那裡肯放他走，連忙答道：「叫他去搬行李。」慶喜道：「我們就在這城內不遠，這裡有幾兩銀子權做定錢，你且收著，我們即刻就來。」說著轉身進來到客店，請瑤雲上船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